

九华美食

余同友

素鳊鱼

九华山虽溪潭涧瀑众多，但“水至清则无鱼”，一般多是小河鱼居多，大一点的鱼很难见到，旧时由于交通困阻运输不便，九华山居民人家想吃大鱼是很困难的，有的人甚至一辈子也吃不到几次鱼，当地也就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，说是一个人好不容易到山脚下的贵池县买到了一条大鱼，但不知大鱼的烧法，便让卖鱼的人将烧鱼的方法写在一张纸上，他带了纸背了鱼往回走，走到二天门的时候，忽然腹中作响，便在竹林里蹲下方便，顺手将鱼挂在竹丫上，正方便时，从林中窜来一只野猫，喵呜一声叼起大鱼就跑，这人先是一急，接着又安然一笑，他对着逃去的野猫说，你跑，你跑，烧鱼的单子还在我这里呢，看你怎么办！

这个故事是由慧居寺到天台途中，一个看着不起眼的路边小饭店的老板告诉我的，那时，从凤凰松到天台的索道还没有开通，到天台需一路攀爬，我记得那个小店靠山而建，店四周全是竹林和松树，小店的外墙也全是由竹子贴满，很有点“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”的诗意，便坐在竹椅上，一边听着松涛，一边和老板聊着天。这是个夫妻店，男的负责张罗，女的在后间掌勺。点菜时，“醋溜鳊鱼”映入眼帘，我知道山下的贵池盛产秋浦花鳊，它生长在秋浦河中，鳊鱼是鱼中珍品，秋浦花鳊又是鳊鱼中的珍品，我对老板说，是不是秋浦花鳊？老板笑着说，我这个鳊鱼不在水里生，只在山上长。他见我一脸迷惑，就解释说，这是九华素菜里的一道名菜，我老婆很拿手的。听他这么一吹，我毫不犹豫地点了一份。

“醋溜鳊鱼”上来了，我一看，“鱼身”色泽金黄，鱼腮和鱼眼栩栩如生，活脱脱是一条真的鳊鱼，伸出筷子一尝，口味香脆，细腻鲜嫩，还真有几分鱼香呢。在我的要求下，老板娘告诉了我这菜的做法，先要以熟土豆压成泥，涂在豆腐皮上，中间放入干丝、冬菇丝、笋丝等，包成鳊鱼状，用两片冬菇制成鱼腮和鱼眼，将豆腐干切成薄片作鱼尾，在鱼身上涂一层面粉糊，入素油锅炸至皮脆、色



呈金黄时出锅，再浇上糖醋汁，就大功告成了。

清人袁枚是烹饪行家，对于菜的味道他曾提出：“味要浓厚，不可油腻；味要清鲜，不可淡薄”，我觉得九华素鳊鱼就是这种理论的具体化，每次到九华山我都要尝一尝这山间之“鱼”，只是好久没有爬天台了，不知那间诗意的小饭店还在不在，那健谈的老板和聪慧的老板娘还好吗？

香菜

二十多年前，我第一次到九华山，当时，我还是一个嘴角刚刚爬满细细胡须的少年，每天满脑子地梦想着诗歌和不切实际的爱情，加上身体瘦弱，因此，我显得很忧郁，和周围的男男女女的游客们隔得很开，像是一条离群游的鱼。

我一个人慢吞吞地往十王峰方向走去，秋阳打在我的身上，我体味着一个孤独，现在想想，也很好笑，那绝对是一种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。我不知道我要在九华山上找见什么，只是走，忽然，我看见了一块菜地，靠在山坡边的几畦菜地，这算不得什么，让我惊奇的是，菜地边有一老一少两个尼姑正在砍高杆白菜，灰色的僧衣，火红的

夕阳，青绿的菜叶，玉白的菜杆，景象是那样和谐。我不由停了下来，看着她们躬着腰，将一棵一棵的白菜抱在怀里，像一个念经的姿势。我上去搭话：“你们自己腌白菜吗？”年老的尼姑没有说话，年轻的说：“不是腌，是做香菜！”香菜？我还要说话，那个老尼姑却瞪了我一眼，就走了，小尼姑只好也跟着走了，她用乌黑的眼睛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一眼，看得出，她是想告诉我香菜是什么样的。

那天晚上，我住在一个私人旅社里，昏黄的灯光下，房东正用力揉着一堆白菜杆，原来他也是在腌香菜。房东告诉我，九华山上的人都喜欢吃香菜，冬天里是家家户户都少不了的。做香菜是个麻烦的活，先要将白菜砍回晒一下，再取嫩菜杆切成丝，入盐、辣椒酱、蒜仔、姜丝等调料，使劲揉搓，使之入味，然后撒上炒熟的黑芝麻，淋上麻油封头，入坛中压实腌渍，十天半月后，就可启封，用油锅爆一下便能吃了。听房东这么一说，第二天早上，我在小吃摊上留意了一下，还真找到了香菜，色泽金黄，缀着珍珠样的黑芝麻，一看就逗人食欲。我要了一碗稀粥，就着香菜，顿时，胃口大开，香菜既有嚼劲，又香而脆，佐稀粥更是相得益彰，米粥的香、菜根的香、芝麻的香浑然一体而又纯正。

后来，每次到九华，我都要吃一吃这九华香菜，我觉得它有着形式上的美感，还让人有精神上的愉悦，原本普通的菜根却做出了这样精致的小菜，也算是九华一绝吧。不过，后来，我没有到十王峰一带去过，不知那个眼睛乌黑的小尼姑现在还种不种那菜地，还是每年都自己做着香菜么？



眼中乌石

张西云

此刻，我就静卧在乌石的山水间。

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。难道，真是我修得了百年的缘分，才得以此刻与乌石的山水共眠？

来黄山数次，却始终不识乌石，甚至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一方水土，竟然这样犹抱琵琶半遮面，欲说还羞。

登过泰山，归来却更爱黄山。不是因为黄山就在自己家乡，才爱屋及乌，而是黄山的神韵，黄山的婉约，黄山的奇峻，征服了我，让我欲罢不能。然而，每次登过黄山，总是不免有些许遗憾，黄山是大家闺秀，总是追随者甚众。在黄山如织的人流中，有时甚至忘了来时的初衷。在喧嚣尘上，熙熙攘攘，摩肩接踵之间，让人往往只重了登临的结果，忽略了品味的过程。一片云，一朵霞，一株树，一只鸟，一条溪，一座山，就那样沉默着，在世人的喧闹中，让人好不怜惜。

来到乌石，却让我惊诧于她的宁静端庄，她的温文尔雅。虽然在黄山的山脉中，乌石是藏在深山少人识，却让乌石多了些许妩媚，少了人间的拥挤与烦躁。

在我的眼中，黄山是大家闺秀，总不免让人有种距离感；而乌石则是小家碧玉，让人不由得心生亲近。

徜徉于乌石的山水间，竟然让我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，不曾有丝毫的陌生与隔阂。好像我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小河，走过这里的每一个村寨，熟稔于这里的每张面孔。那一个个的梯田，宛如一条条绸带飘扬在山水之间，灵动而又丰满。虽然已是冬日，大片大片焦黄的野草，在黛青色的群山之中，愈发显得妩媚。偶尔露出一畦绿色的秧苗，把整个山野装扮得更加妖娆。就连庙前枝秃叶落的柿树，高悬的柿子也玲珑有致，露出自信的微笑。坐在庙堂里，品着香茶，嚼着柿子，听圣者讲述久远的故事，鲜活如初，恍若隔世。群山苍茫，云雾缭绕，仿佛近在咫尺，触手可及。

在尘世中浪迹的我，总是被无数的琐事缠绕，容不得半点喘息。突然发现，灵魂已经跟不上我的脚步，惶恐，悲哀，甚至绝望。每天面对繁重的压力，而我却无处可逃。一路的风景，变得模糊而又陌生。孤寂的灵魂被困在深深的城池之中，惶惶终日，总渴望如手中的茶盏，慢慢沉淀下来。

来到乌石，竟然让我有了某种冲动，我似乎觅到了我的影子，就在碧水环绕的群山之间，在村寨曲弯的小径上。我有一种冲动，要寻径而去，到一处灶台前，汲水做饭；在小溪旁，挥棒捶衣；在山野间，放牧水牛；在苇荡里，追逐野鸟；在群山之巅，饮酒放歌；在绿野茶园，挥毫泼墨……肆意，清冽，通透。

早晨特意起了个早，不想辜负了乌石的清晨。虽然没有太阳，却见到了乌石的别样。小镇的街头，勤劳的乌石人早早开始洗漱洒扫。小街虽小，却五脏俱全。终日相守于乌石的怀抱，繁衍生息，日出而作，日子平静无澜，当是何等的幸福。

无论是山间的僧人，还是河里的野鸭，抑或是淳朴的农夫，孩童躲闪的目光，都与山水浑然一体，毫无做作之感。竟让我恍惚，那纵横交错的阡陌间，是否还会有柴米油盐的琐碎与世间的恩怨怨？

山间的夜晚，虽然下着毛毛细雨，却丝毫不能阻拦我对山野造访的脚步。在山庄一角，倾听细雨与枝叶的缠绵，山泉与岩石的暧昧。那雾气蒸腾中，若隐若现，忽明忽暗的灯光，让这个冬日山间的夜晚显得无比温暖。

在乌石的山水间，我如云儿舒展，如花儿绽放。生命就是一次没有回程的旅行。前生五百次的回眸，才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。

相逢是缘，珍惜是金。